

巴渝作家作品集

永恒的 歌

姚明祥

著



中国三峡出版社

● 巴渝作家作品集

主 编：黄济人

副主编：余德庄 冉 庄

永恒的歌

姚明祥 著

中国三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永恒的歌/姚明祥著. —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2003. 1
(巴渝作家作品选)

ISBN 7-80099-487-2

I. 永... II. 姚... III. 小说·散文—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83605 号

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太平路 23 号院 12 号楼 100036)

电话:(010)68218553 63202384

<http://www.e-zgsx.com>

E-mail: sanxiab@sina.com

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通信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9.75

字数:238 千 印数:0—1000 册

ISBN7-80099-487-2/I·79 定价:(全套)120.00 元
本册定价:20.00 元



姚明祥·永恒的歌

姚明祥，笔名姚汉予，1961年出生，男，重庆酉阳人，土家族，大专，酉阳县自来水公司工作，酉阳县九届政协常委，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上个世纪80年代初练习写作，已在全国60余家报刊发表作品数十万字，其散文《访赵庄》荣获中国报纸副刊协会“建党80周年”征文三等奖，小说《神树》荣获重庆市首届少数民族文学奖。

神 村

小说

一座翠竹环抱的吊脚楼上，气氛异常肃穆而沉闷。他死了三回，又活了三回，就是咽不下最后一口气。每次从昏迷中苏醒过来，都反复唏嘘道：“他……他们不来，我……我去不了。”

围在木床周围的家人们，强忍着即将离别亲人的悲恸，聆着问：“他们是哪个？”

老人动动嘴唇，却没有吐出声来，又沉入了昏迷状态之中。

唉！家人们失望地把头扭开了。谁也不愿再看法在他这生与死的门槛外徘徊煎熬。生死两难，这是几多的痛苦难受呀！不知他前世作了

目 录

距离的美学

——序姚明祥小说散文集《永恒的歌》…………… 易 光(1)

小 说

神树……………	(15)
割漆老人……………	(30)
鸭客和老黑的故事……………	(33)
银岭……………	(42)
永恒的歌……………	(53)
明天有个恋人……………	(65)
都市黑鸟……………	(69)
一拳之师……………	(75)
聋子之恋……………	(81)
良女阿梅……………	(91)
老国和他的女人……………	(103)
打工作家的情和爱……………	(111)
哥哥……………	(119)
山寨里的外地人……………	(128)
听鸟……………	(145)

巴崽	(147)
麻桌上的故事	(149)

散 文

风情篇

访赵庄	(153)
访南腰界	(155)
游桃花源	(157)
游喊水泉	(160)
水码头,旱码头	(163)
乌江船	(165)
山倒沟印象	(167)
虾蟆池印象	(169)
老场	(171)
故乡那条清溪	(173)
龙池之水	(175)
堂屋	(178)
火铺	(180)
提亲	(182)
认亲	(184)
成亲	(186)
上坟	(188)
酉阳狮子灯,奇哉妙哉	(190)
武陵撑仗	(194)
驯牛	(197)

坡上薅草	(199)
滚着圆月奔跑	(201)

亲情篇

我家的两次解放	(204)
晚情	(207)
夜读母亲	(209)
母亲的手	(211)
父亲在乡下种地	(213)
父亲拜谒毛主席	(215)
老父进城	(217)
相对无言	(220)
弟弟当司机	(222)
哑弟上学	(224)
五岁女儿的四年“工龄”	(226)
女儿为我“打工”	(228)
致女儿 10 岁书	(230)
少女娜子	(232)
剃头	(236)
几张旧照	(237)
拉板车	(239)
故乡的路	(241)
一只米柜	(243)
晒书六月六	(245)
“穷”得只剩下书	(247)
陋居	(249)

第一次坐主席台	(251)
我们这代“牛”	(253)
人生憾事	(255)
常骑破车	(257)
死不抽烟	(259)

友情篇

怀念麻雀	(261)
同学相聚	(263)
爱的月夜	(265)
表妹	(267)
阿仲	(269)
昔日哥们	(272)
清明好茶	(275)
深夜送餐者	(278)
菜场鸡杀手	(280)
阿子的人仕史	(282)
机器猫、活老鼠与蛇	(285)
领奖记	(287)

后记	(289)
----------	-------

距离的美学

——序姚明祥小说散文集《永恒的歌》

易 光

姚明祥所生活的那座县城十分的僻远。旧时有生员去重庆府乡试,鞍马舟楫,需颠簸一月两月,疲惫万状,可以想像。即使在现代交通工具十分发达的当下,要远去西南大都市重庆,自晨至昏能否抵达,也存疑问。这样说吧,它是现在的重庆市离主城区最远的县份之一。强调这种地理距离,对于一边需要辛勤工作以养家糊口,一边俯伏文案从事文学创作的姚明祥来说,就有了特别的意义。不惟与主城区有遥遥的距离。这座小城新中国成立之初曾是一个地级行政机构所在地,而且在之前封建社会的数百年间,它一直是州的建制,统辖着周边的好几个县。后来它首先在那块地方被“边缘化”为一个县,再后来它被更大的行政区划“边缘化”为一个(内地的)边地。我揣度,上述这些文化地理学中的因素,或多或少会影响到姚明祥的文化养成,进而影响到他的文学创作。在小城为数不多的三两家书店里,虽偶有马尔克斯和卡尔维诺们厕身其间,但难成规模,无法对小城的文化人们产生根本性的冲击。小

城附近有一片风景,元明时便被认为是陶渊明笔下“桃花源”的原型,果然“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不经意间,这片桃花源成了小城的隐喻。

姚明祥当然并未“迷不复得路”。

我在第一次评论姚明祥的创作时,使用的关键词是:“感谢生活”。这是1990年代初。那时我只就姚明祥创作的内在驱动力的一个方面作了很粗糙的解释。走向文学创作的姚明祥当然确实应该感谢生活丰富的馈赠。他其实并不是前述那座小城的土著,他的老家龙池铺离小城有30里远近。龙池铺曾经商贾云集,风光一时,到得姚明祥出生和成长时,它又沦为一个不起眼的乡场,光顾它的,只是周边的农民。姚明祥出生于农民世家。作为农民,其境况在姚明祥正需要蔽体和果腹的年代,是无须多做描述的。这是姚明祥与许多成名未成名的作家相似的经历。这块多灾多难的土地也会孕育诗情吗?姚明祥似乎并没有那么多的考虑。铺开稿子时,他直接面对的便是这块土地,这块土地上生存着也奋争着的人们。还有他自己,他的根是深扎在这块土地的,从这块土地汲取着养分,也汲取着创作的灵感。《割漆老人》是他较早产生影响的一个短篇小说。说是小说,其实更像一幅人物速写,他那时还不很熟稔于铺张情节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更为重要的,是他的美学观里,“朴素”是一重要构成,他要很原生态地传达在他是很熟稔的乡村里的人物情事。他老家的周边山上,断不了冬日里灰暗地肃立春夏时葳蕤挺拔的漆树。“每天清早,穿上那因长年沾漆而变如牛皮一样坚硬的青布长衫,踏上草鞋,挎上青藤篮子,提上楠竹漆筒,爬上坡去割露水漆”的乡村漆农,也时时入他的眼。多了久了,便烂熟于心,诉诸笔端,确如行云流水一般,自然而生动。即使是结尾准备送人以求回报的生漆却智者千虑不料干涸于竹筒的精采之

笔,也非作者向壁虚构,而来自于生活现实。姚明祥所做的,是把它从生活中发掘出来,放大开去,让它(它们)自在的诗意,闪射出熠熠的光彩。《银岭》、《犛子之恋》、《哥哥》、《山寨里的外地人》,甚至《神树》这样的小说,和物态的现实生活,有太多的直接联系。比如《银岭》中的银岭,便是我也所熟悉的一个地方。一次约了姚明祥,一起去银岭。那已经是1980年代后期。那里的山民仍用传统的方法从银岭的大山深处掏挖银矿和朱砂,用延续了不知多少年的工艺炼制水银。那里的男人因为与这类有毒的矿物打交道和劳作的艰辛,四、五十岁便丧失了劳动力,也丧失了性功能,成为一个废人。我们一起去爬山民采矿的洞,那洞低处只有一尺来高,人得肚皮贴着地皮,才能爬进爬出。离开银岭大山,我没有写出丁点文字,姚明祥却至少有这篇篇幅不短而且内容厚重的小说。我这样说,并非姚明祥缺乏虚构的能力,是他善于利用他自己的优势。这是姚明祥的聪明之处。如果姚明祥不过于在意,我甚至可以说,他其实并非很有天赋的人,他很勤奋(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形容过他有那种“将小女儿骑跨于颈项而伏身奋笔疾书”的不屈不挠和高度亢奋),他又很巧妙地利用了自己的优势,他就取得了成功。这种优势,是他所拥有的丰富的文学资源。他所生活的那个县份,物产是出奇地匮乏,历史文化与现实生活却又神奇而丰富。当时尚诱引一些也向往文学的人弃置那些看似“老土”的本土文化资源时,姚明祥十分珍惜地捡拾起了它们。姚明祥至今还是一个工人,他的平民身份使他看取和表现生活时,取的是平视和进入的姿态,绝无悲天悯人的贵族气。姚明祥曾经十分自信地声称,他的作品发表是“硬上”的,他不屑于拉关系,走后门,事实上也无关系和后门可拉可走。这份自信来于对自己的创作所持的一份清醒。他不是凭借独具的创造力想象力闯进文坛,他不奢望自己的作品能广为

流布、传之永久。当“先锋”和“前卫”的声浪此起彼伏时，姚明祥以直面现实和平民姿态而始终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社会和读者永远需要文学的写实形态和平民姿态。姚明祥的坚韧和执着，证明着他的一种远见。

这是姚明祥诗学原则的一个重要方面。

题材从生活径直向姚明祥走来，他又不是“有事必录”。不是文学的直接的功利目的（作家的头衔，物质利益，等等）的诱引，情感表达的需要才是姚明祥创作的极为重要的内在驱力。仍以《割漆老人》为例，漆林与漆匠，虽然是构成小说的重要的物质内容，支撑着小说的骨架的，则是父子两代在新时代道德观与价值观的冲突。儿子眼热的，是生漆可以交换的金钱。父亲恪守的，是传统伦理、道德观中仍具有价值的那些东西，比如人情，知恩图报，重然诺等等。小说虽然因篇幅所限没有充分展开，我们却从中读到了作者面对社会变革中价值重建时的艰难和迷茫而生发出的焦灼与忧思。从这本集子的小说部分，我们读到几乎每一篇作品，作者都倾注了相当多的情感。《神树》浓墨重彩塑造了为保存革命先烈遗骸而牺牲自身利益的篾匠财兴，读来催人泪下。《鸭客和老黑的故事》写人畜的情感为物欲所撕扯和粉碎，人性与人情，细腻而深刻。即使像《良女阿梅》这样的题材主题都不太新的小说，因为展示普通农家姑娘坎坷的人生道路，和她金子般的心，也使小说闪射出异样的光彩。姚明祥将自己的散文编为三个板块：风情篇；亲情篇；友情篇。情贯串姚明祥散文创作始终，这是一个显在的事实。这倒不全在散文长于抒情这一文体特性。在我看来，小说由于文体所限，无法热烈地直接地表达作者蓄积于胸的如地火般奔突的情感，散文是他的必然选择。生活中的姚明祥，憨直朴讷，拙于表达。散文中的姚明祥，却自由舒展，热情奔放。“风情篇”中的《访赵

庄》，是缅怀革命先烈赵世炎的，作者把对先烈的敬仰之情和对这块土地的深厚感情结合在一起，革命之爱与土地之爱，使得一个寻常的怀念之什获得一种新的角度。赵庄培育了赵世炎这样的革命领袖，也培育了赵世兰、赵君陶这样的巾帼女杰，他（她）们从这里投身革命，再也没有回到这块故土。又正是这义无反顾，才使得赵庄更加充满诱人的魅力。这篇散文发表之后，产生较大反响，这是对作者最好的回报。《蛤蟆池印象》、《老场》细腻老道地铺写这块土地沉重的步履，和些许的变化给山民带来的欢悦。土地的诗情一当与现代文明形成鲜明反差，作者总要唏嘘再三。姚明祥的情感立场，是站在山民一边的，他不可能以贵族姿态，来品咂玩味寻常巷陌，牛粪柴烟。在这一个板块里，这两篇散文主题虽不新颖，笔力细致沉着，情感内敛，值得特别关注。《堂屋》、《火铺》、《捉亲》、《认亲》、《成亲》、《上坟》等篇，从地域文化看土家民族生存的坚韧、质朴、简约而丰富，虽不乏商业写作意味，却仍能发掘出一些深蕴于日常生活之后的精神内涵。这时的情，是对这块土地的亲近而敬畏，是对庸常而无法躲闪的生活的理解与认同。“亲情篇”是作者着力最多，最为厚重丰富的一个散文板块。因为是抒写自己至为熟悉的人伦之情，姚明祥得心应手，挥洒自如。在《晚晴》（1988）中，他写老父老母的互敬互爱，相濡以沫，从儿子的视角看去，更加温馨甜蜜：“父亲的一手揽着母亲的腰，另一手却被母亲牵着，两位老人象一对炽热的恋人，就那么你架我，我扶你地走着，引得街上许多行人驻足注目。”《夜读母亲》写母子之情，因为置放于艰辛的生活背景，母爱就更为伟大而崇高。白日里累得连饭也吃不下的母亲，入夜了还要为这个家继续忙活。“有时我突然醒来，看见母亲坐在火铺上，背倚板壁睡着了。她一手僵硬地举着颗银亮的小针，另一手紧捏着膝上陈旧的破衣，好象要死死捂住那一段

艰涩的生活,不愿向外人透露穷寒的家底;那根细小的青线,在半空中默默划出一条清晰的弧线,随着她粗大的呼吸不停地颤动着……”《母亲的手》仍是写母亲艰辛的付出,写母亲为了挣工分养活家小,双手皲裂,不得不每天烫洗自己的手。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呢?“两片手掌如两扇石磨”,“分明是一面嶙峋的陡坡!掌面七破八裂,像久旱的干田,似纵横的溪沟;每个指拇,皮肉道道,嶙甲披挂,似沟如峡……豆大的血珠,正从那些溪峡间往外冒涌。”每读这些带血的文字,心都在颤抖。并非每一个人都如此细致入微地感受和体察到了父辈的艰辛,即使我们尊敬而且孝顺,我们总是常常忽略了些什么,特别是那些来自心灵深处的爱。这一个个板块里,《弟弟当司机》、《哑弟上学》写弟兄情,《一只米柜》写恋情,都属于亲情范畴,《几张旧照》、《拉板车》、《晒书六月六》、《人生憾事》等篇,则把笔触延伸到自己过去的生活,触摸自己的内心世界。姚明祥还不到怀旧的年龄,身与心都还年青。他只是经历了太多的生活的磨难,太多的心灵的磨练,他便迫不及待地诉诸文字,这些文字便成了对心灵的自我抚慰。他需要这种镇静剂,因为他仍在人生艰涩的路上跋涉。过去就成了今天的比照,就具有了激励与推涌的功能。“人和车的力量几乎对衡,上下难动,就那么僵持着,较量着,谁也不肯轻易认输。”(《拉板车》)这是人与自然的较量,也是人与自己意志的较量。《晒书六月六》、《“穷”得只剩下书》表达的是一种底气,也是对物质社会物欲横流的一种抵抗。“望着满坝的书,我好像是默默守护秋场的农民”,于是,“我乐于穷得只剩下书”。当然要继续这样的坚守并不容易,就还得摊放了书,如守秋的农民殷殷地守望。这里还要特别地提及《相对无言》(1990)。这是姚明祥散文中少见的作哲理沉思的篇章。作者更多的是与自己灵魂的对话与交流:“在父母面前,我们娇贵如天子,一进入社会,

我们可怜似乞丐。我们常常记住一些人,却时常被他们所忘却;我们厌恶一些东西,却又要被这些东西所左右。我们力不从心,无可奈何地活着。我们悲哀,为自己,也为其他……”“不知自己是谁时,是那么地快快活活;一旦认清自己是谁时,却又沉重得喘不过气来。敢于正视自己是件不易的事。也许不该正视自己,也许人本来就不该成熟。”“时常有许多的不如意,却又要感谢这些不如意。正是因为这些不如意促使我们头脑清晰,教会我们怎样做人,怎样面对未来。”读着这些写于1990年的文字,十多年过去了,我相信仍对许多读者有着启迪和警示的意义。这样,姚明祥“向内转”的同时,也对人世间投去关切的一瞥。“友情篇”这一板块,从人与人(朋友)的关系切入,有挚爱的友谊,有对人与人之间纯朴情感的怀想,有对小人物的同情和怜悯,也有对丑恶人性的指斥,仍是爱得真切,恨得率直,一如他的为人,不矫饰,不做作。热烈地爱和恨,成为姚明祥看取生活,反映生活的一个重要的美学原则。情能补拙。或许并非有意为之,作为虽已有20年创作经历但仍在勉力探索的姚明祥,确实从中获益不少。

作为土家族作家,姚明祥在彰显文学的民族性方面,也是引人注目的。

姚明祥以“姚汉子”为笔名,颇有深意。这里的“汉子”,并非外部形态上的强悍威猛,而是内在精神上的刚烈坚韧。姚明祥坚韧执著而质朴宽厚的气质禀赋,不是后天的修炼,而多来自他那个民族,民族文化以集体无意识形式所延续的文化精神。这里无法对这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作具体的描述,只想指出,虽然经过长期的冲突与融合,土家文化在许多方面已被汉文化所同化,但姚明祥所生活的地域的封闭性和边缘性,使得这块地域的土家族,还或多或少保留下来一些民族的特性,姚明祥的文化养成中,就多有他那个民

族的文化血脉。姚明祥并不从理论上去关注族群、族裔、边缘化、民族记忆这类术语,他的写作姿态及其作品就更具自发的、原生的民族性意味,也就更具谈说的价值。

姚明祥创作的民族性特色,至少有两个显著的特征:执著于对本土(民族)文化的开发利用;发掘与表现深层的民族文化精神。

姚明祥的创作,可以简洁地称之为本土写作。纵观姚明祥迄今为止的全部创作,他所倚傍的文学资源,主要的是那块地域的本土文化。姚明祥并非足不出户,他曾经到长江边的一所大学求学,但那只是他的一段极为短暂的经历。他始终生活和创作于生他养他的土地,他无法、也不能把根从那块土地拔出。即使像《明天有个恋人》、《都市黑鸟》这样的小说作品,虽然人物活动的空间被转换为现代城市,但它们演绎的仍是乡土故事和乡土情感。1980年代中期某个时候,我曾就文学观念问题与姚明祥有过一次对话。我好心地建议他应该拓宽自己的题材领域,应该开阔自己的艺术视野,更新自己的文学观念。因为在我看来,当“走向世界”已成为中国文学的一个普遍的行动口号的时候,当西方的现代主义已在中国广为流行并成为时尚的时候,姚明祥对现实主义的坚守就不仅迂执而且偏狭。姚明祥以他特有的执拗朴讷地说:“你的那些东西我学不来,我只做得来这些!”我只能恨铁不成钢地吁出一口气。我把姚明祥的行为视做那块地域的偏狭封闭使得他已是愚顽难化。后来的姚明祥果然是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颇让我齿冷。当我近年将自己文学批评的视角部分地转移到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上来时,我才开始认识到姚明祥式的固执的文化学意义。姚明祥的不向文学主流靠拢,固然不是要清醒而坚执地特立独行,客观上却确实成全了自己。试设想,如果姚明祥臣服于时尚和主流,以他的身份和心志,他的难于厕身主流于是默默无闻是可想而知的。